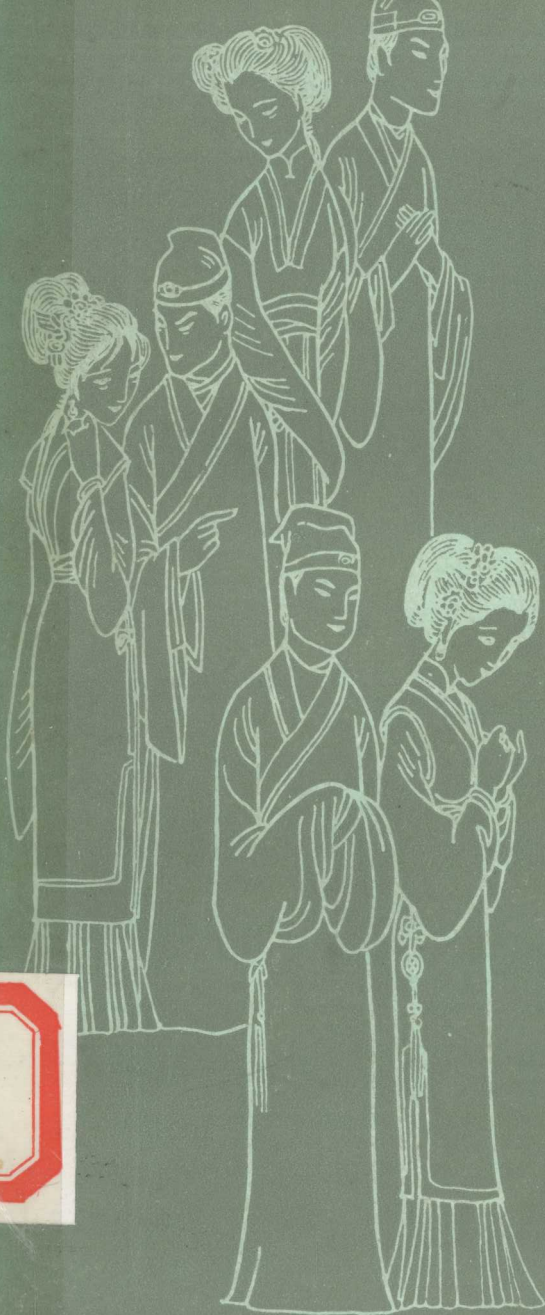


歷代小說選

第二冊 下



510563

011

歷代小說選2-2

第二册 下

吴组缃

吕乃岩
沈天佑

周先慎

选注



CS145213

中国书店出版社

重庆师院图书馆

样

(京)新登字083号

责任编辑：岳凤翔

封面设计：沈云瑞

插图：林 塘

历代小说选

第二册

吴组缃 吕乃岩 选注
沈天佑 周先慎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

社址：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：100708

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787×1092毫米 1/32 27印张 559千字

1991年7月北京第1版 1991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,000册 定价：9.85元（共二册）

ISBN 7-5006-0623-0/I·199

510565

卖油郎独占花魁^[1]

年少争夸风月^[2]，场中波浪偏多。有钱无貌意难和，有貌无钱不可。就是有钱有貌，还须着意揣摩。知情识趣俏哥哥，此道谁人赛我^[3]。

这首词名为《西江月》，是风月机关中最要之论。常言道：“妓爱俏，妈爱钞。”所以子弟行中^[4]，有了潘安般貌^[5]，邓通般钱^[6]，自然上和下睦，做得烟花寨内的大王^[7]，鸳鸯会上的主盟。然虽如此，还有个两字经儿^[8]，叫做帮衬。帮者，如鞋之有帮；衬者，如衣之有衬。但凡做小娘的^[9]，有一分所长，得人衬贴，就当十分。若有短处，曲意替他遮护，更兼低声下气，送暖偷寒，逢其所喜^[10]，避其所讳，以情度情^[11]，岂有不爱之理。这叫做帮衬。风月场中，只有会帮衬的最讨便宜，无貌而有貌，无钱而有钱。假如郑元和在卑田院做了乞儿^[12]，此时囊篋俱空，容颜非旧，李亚仙于雪天遇之，便动了一个恻隐之心，将绣襦包裹，美食供养，与他做了夫妻。这岂是爱他之钱，恋他之貌？只为郑元和识趣知情，善于帮衬，所以亚仙心中舍他不得。你只看亚仙病中想马板肠汤吃^[13]，郑元和就把个五花马杀了^[14]，取肠煮汤奉之。只这一节上，亚仙如何不念其情。后来郑元和中了状元，李亚仙封为汴国夫人。《莲花落》打

出万年策^[15]，卑田院只做了白玉堂^[16]。一床锦被遮盖，风月场中反为美谈。这是：

运退黄金失色，时来铁也生光。

话说大宋自太祖开基^[17]，太宗嗣位^[18]，历传真、仁、英、神、哲，共是七代帝王^[19]，都则偃武修文^[20]，民安国泰。到了徽宗道君皇帝^[21]，信任蔡京、高俅、杨戩、朱勔之徒^[22]，大兴苑囿^[23]，专务游乐，不以朝政为事。以致万民嗟怨，金虏乘之而起，把花锦般一个世界，弄得七零八落。直至二帝蒙尘^[24]，高宗泥马渡江^[25]，偏安一隅^[26]，天下分为南北，方得休息。其中数十年，百姓受了多少苦楚。正是：

甲马丛中立命，刀枪队里为家。

杀戮如同戏耍，抢夺便是生涯。

内中单表一人，乃汴梁城外安乐村居住^[27]，姓莘，名善，浑家阮氏。夫妻两口，开个六陈铺儿^[28]。虽则粿米为生^[29]，一应麦豆茶酒油盐杂货，无所不备，家道颇颇得过。年过四旬，止生一女，小名叫做瑶琴。自小生得清秀，更且资性聪明。七岁上，送在村学中读书，日诵千言。十岁时，便能吟诗作赋。曾有《闺情》一绝^[30]，为人传诵。诗云：

朱帘寂寂下金钩，香鸭沉沉冷画楼^[31]。

移枕怕惊鸳并宿，挑灯偏恨蕊双头^[32]。

到十二岁，琴棋书画，无所不通。若题起女工一事，飞针走线，出人意表。此乃天生伶俐，非教习之所能也。莘善因为自家无子，要寻个养女婿，来家靠老。只因女儿灵巧多能，难乎其配。所以求亲者颇多，都不曾许。不幸遇了金虏猖獗，把汴梁城围困，四方勤王之师虽多^[33]，宰相主了和议，不许厮杀。以致虏势愈甚。打破了京城，劫迁了二帝。

那时城外百姓，一个个亡魂丧胆，携老扶幼，弃家逃命。

却说莘善领着浑家阮氏，和十二岁的女儿，同一般逃难的，背着包裹，结队而走。

忙忙如丧家之犬，急急如漏网之鱼。担渴担饥，担劳苦，此行谁是家乡；叫天叫地叫祖宗，惟愿不逢鞑虏^[34]。正是：宁为太平犬，莫作乱离人！

正行之间，谁想鞑子到不曾遇见，却逢着一阵败残的官兵。他看见许多逃难的百姓，多背得有包裹，假意呐喊道：

“鞑子来了！”沿路放起一把火来。此时天色将晚，吓得众百姓落荒乱窜，你我不相顾。他就乘机抢掠。若不肯与他，就杀害了。这是乱中生乱，苦上加苦。却说莘氏瑶琴，被乱军冲突，跌了一交，爬起来，不见了爹娘。不敢叫唤，躲在道傍古墓之中，过了一夜。到天明，出外看时，但见满目风沙，死尸横路。昨日同时避难之人，都不知所往。瑶琴思念父母，痛哭不已。欲待寻访，又不认得路径。只得望南而行。哭一步，捱一步^[35]。约莫走了二里之程。心上又苦，腹中又饥。望见土房一所，想必其中有人，欲待求乞些汤饮。及至向前，却是破败的空屋，人口俱逃难去了。瑶琴坐于土墙之下，哀哀而哭。自古道：无巧不成话^[36]。恰好有一人从墙下而过。那人姓卜，名乔，正是莘善的近邻，平昔是个游手游食，不守本分，惯吃白食，用白钱的主儿^[37]。人都称他是卜大郎。也是被官军冲散了同伙，今日独自而行。听得啼哭之声，慌忙来看。瑶琴自小相认，今日患难之际，举目无亲，见了近邻，分明见了亲人一般，即忙收泪，起身相见。问道：“卜大叔，可曾见我爹妈么？”卜乔心中暗想：“昨日被官军抢去包裹，正没盘缠。天生这碗衣饭，

送来与我，正是奇货可居^[38]。”便扯个谎，道：“你爹和妈，寻你不见，好生痛苦。如今前面去了。分付我道：

‘倘或见我女儿，千万带了他来，送还了我。’许我厚谢。”瑶琴虽是聪明，正当无可奈何之际，君子可欺以其方^[39]，遂全然不疑，随着卜乔便走，正是：

情知不是伴，事急且相随。

卜乔将随身带的干粮，把些与他吃了，分付道：“你爹妈连夜走的。若路上不能相遇，直要过江到建康府^[40]，方可相会。一路上同行，我权把你当女儿，你权叫我做爹。不然，只道我收留迷失子女，不当稳便^[41]。”瑶琴依允。从此陆路同步，水路同舟，爹女相称。到了建康府，路上又闻得金兀术四太子^[42]，引兵渡江。眼见得建康不得宁息。又闻得康王即位，已在杭州驻蹕^[43]，改名临安^[44]。遂趁船到润州^[45]。过了苏、常、嘉、湖^[46]，直到临安地面，暂且饭店中居住。也亏卜乔，自汴京至临安，三千余里，带那莘瑶琴下来。身边藏下些散碎银两，都用尽了，连身上外盖衣服^[47]，脱下准了店钱^[48]，止剩得莘瑶琴一件活货，欲行出脱^[49]。访得西湖上烟花王九妈家要讨养女^[50]，遂引九妈到店中，看货还钱。九妈见瑶琴生得标致，讲了财礼五十两。卜乔兑足了银子^[51]，将瑶琴送到王家。原来卜乔有智，在王九妈前，只说：“瑶琴是我亲生之女，不幸到你门户人家^[52]，须是款款的教训^[53]，他自然从愿，不要性急。”在瑶琴面前，又说：“九妈是我至亲，权时把你寄顿他家。待我从容访知你爹妈下落，再来领你。”以此，瑶琴欣然而去。

可怜绝世聪明女，堕落烟花罗网中。

王九妈新讨了瑶琴，将他浑身衣服，换个新鲜，藏于曲楼深处，终日好茶好饭，去将息他^[54]，好言好语，去温暖

他。瑶琴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住了几日，不见卜乔回信。思量爹妈，噙着两行珠泪，问九妈道：“卜大叔怎不来看我？”九妈道：“那个卜大叔？”瑶琴道：“便是引我到你家的那个卜大郎。”九妈道：“他说是你的亲爹。”瑶琴道：“他姓卜，我姓莘。”遂把汴梁逃难，失散了爹妈，中途遇见了卜乔，引到临安，并卜乔哄他的说话，细述一遍。九妈道：“原来恁地，你是个孤身女儿，无脚蟹^[55]。我索性与你说明罢：那姓卜的把你卖在我家，得银五十两去了。我们是门户人家，靠着粉头过活^[56]。家中虽有三四个养女，并没个出色的。爱你生得齐整，把做个亲女儿相待。待你长成之时，包你穿好吃好，一生受用。”瑶琴听说，方知被卜乔所骗，放声大哭。九妈劝解，良久方止。自此九妈将瑶琴改做王美，一家都称为美娘，教他吹弹歌舞，无不尽善。长成一十四岁，娇艳非常。临安城中，这些富豪公子，慕其容貌，都备着厚礼求见。也有爱清标的^[57]，闻得他写作俱高，求诗求字的，日不离门。弄出天大的名声出来，不叫他美娘，叫他做花魁娘子。西湖上子弟编出一只《挂枝儿》^[58]，单道那花魁娘子的好处：

小娘中，谁似得王美儿的标致，又会写，又会画，又会做诗，吹弹歌舞都余事。常把西湖比西子，就是西子比他也还不如！那个有福的汤着他身儿^[59]，也情愿一个死。

王九妈听得这些风声，怕坏了门面，来劝女儿接客。王美执意不肯，说道：“要我会客时，除非见了亲生爹妈。他肯做主时，方才使得。”王九妈心里又恼他，又不舍得难为他。捱了好些时^[60]。偶然有个金二员外，大富之家，情愿出三百两银子，梳弄美娘^[61]。九妈得了这主大财，心生一

计，与金二员外商议，若要他成就，除非如此如此。金二员外意会了。其日八月十五日，只说请王美湖上看潮。请至舟中，三四个帮闲，俱是会中之人^[62]，猜拳行令，做好做歉^[63]，将美娘灌得烂醉如泥。扶到王九妈家楼中，卧于床上，不省人事。此时天气和暖，又没几层衣服。妈儿亲手抱住，欲待挣扎，争奈手足俱软，由他轻薄了一回。

五鼓时^[64]，美娘酒醒，已知鴛儿用计，破了身子。自怜红颜命薄，遭此强横，起来解手，穿了衣服，自在床边一个斑竹榻上，朝着里壁睡了，暗暗垂泪。金二员外来亲近他时，被他劈头劈脸，抓有几个血痕。金二员外好生没趣。捱得天明，对女儿说声：“我去也。”妈儿要留他时，已自出门去了。从来梳弄的子弟，早起时，妈儿进房贺喜，行户中都来称贺^[65]，还要吃几日喜酒。那子弟多则住一二月，最少也住半月二十日。只有金二员外侵早出门^[66]，是从来未有之事。王九妈连叫诧异，披衣起身上楼，只见美娘卧于榻上，满眼流泪。九妈要哄他上行^[67]，连声招许多不是。美娘只不开口。九妈只得下楼去了。美娘哭了一日，茶饭不沾。从此托病，不肯下楼，连客也不肯会面了。

九妈心下焦燥。欲待把他凌虐，又恐他烈性不从，反冷了他的心肠。欲待由他，本是要他赚钱。若不接客时，就养到一百岁也没用。踌躇数日，无计可施。忽然想起，有个结义妹子，叫做刘四妈，时常往来。他能言快语，与美娘甚说得着^[68]。何不接取他来，下个说词^[69]。若得他回心转意，大大的烧个利市^[70]。当下叫保儿去请刘四妈到前楼坐下^[71]，诉以衷情。刘四妈道：“老身是个女随何^[72]，雌陆贾^[73]，说得罗汉思情，嫦娥想嫁。这件事都在老身身上。”九妈道：“若得如此，做姐的情愿与你磕头。你多吃杯茶去，省得说

话时口干。”刘四妈道：“老身天生这副海口，便说到明日，还不干哩。”刘四妈吃了几杯茶，转到后楼，只见楼门紧闭。刘四妈轻轻的叩了一下，叫声：“侄女！”美娘听得是四妈声音，便来开门。两下相见了。四妈靠桌朝下而坐，美娘傍坐相陪。四妈看他桌上铺着一幅细绢，才画得个美人的脸儿，还未曾着色。四妈称赞道：“画得好！真是巧手！九阿姐不知怎生样造化^[74]，偏生遇着你这一个伶俐女儿。又好人物，又好技艺，就是堆上几千两黄金，满临安走遍，可寻出个对儿么？”美娘道：“休得见笑！今日甚风吹得姨娘到来？”刘四妈道：“老身时常要来看你，只为家务在身，不得空闲。闻得你恭喜梳弄了。今日偷空而来，特特与九阿姐叫喜。”美儿听得提起梳弄二字，满脸通红，低着头不来答应。刘四妈知他害羞，便把椅儿掇上一步^[75]，将美娘的手儿牵着，叫声：“我儿！做小娘的，不是个软壳鸡蛋^[76]，怎的这般嫩得紧？似你恁地怕羞，如何赚得大主银子？”美娘道：“我要银子做甚？”四妈道：“我儿，你便不要银子，做娘的，看得你长大成人，难道不要出本^[77]？自古道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九阿姐家有几个粉头，那一个赶得上你的脚跟来？一园瓜，只看得你是个瓜种。九阿姐待你也不比其他。你是聪明伶俐的人，也须识些轻重。闻得你自梳弄之后，一个客也不肯相接。是甚么意儿？都象你的意时，一家人口，似蚕一般，那个把桑叶喂他？做娘的抬举你一分，你也要与他争口气儿，莫要反讨众丫头们批点^[78]。”美娘道：“由他批点，怕怎的！”刘四妈道：“阿呀！批点是个小事，你可晓得门户中的行径么^[79]？”美娘道：“行径便怎的？”刘四妈道：“我们门户人家，吃着女儿，穿着女儿，用着女儿，侥幸讨得一个象样的，分明是大户人家置

了一所良田美产。年纪幼小时，巴不得风吹得大。到得梳弄过后，便是田产成熟，日日指望花利到手受用^[80]。前门迎新，后门送旧，张郎送米，李郎送柴，往来热闹，才是个出名的姊妹行家^[81]。”美娘道：“羞答答，我不做这样事！”刘四妈掩着口，格的笑了一声，道：“不做这样事，可是由得你的？一家之中，有妈妈做主。做小娘的若不依他教训，动不动一顿皮鞭，打得你不生不死。那时不怕你不走他的路儿。九阿姐一向不难为你，只可惜你聪明标致，从小娇养的，要惜你的廉耻，存你的体面。方才告诉我许多话，说你不识好歹，放着鹅毛不知轻，顶着磨子不知重，心下好生不悦。教老身来劝你。你若执意不从，惹他性起，一时翻过脸来，骂一顿，打一顿，你待走上天去！凡事只怕个起头。若打破了头时^[82]，朝一顿，暮一顿，那时熬这些痛苦不过，只得接客，却不把千金声价弄得低微了。还要被姊妹中笑话。依我说，吊桶已自落在他井里，挣不起了^[83]。不如千欢万喜，倒在娘的怀里，落得自己快活。”美娘道：“奴是好人儿，误落风尘^[84]。倘得姨娘主张从良^[85]，胜造九级浮图^[86]。若要我倚门献笑^[87]，送旧迎新，宁甘一死，决不情愿。”刘四妈道：“我儿，从良是个有志气的事，怎么说道不该！只是从良也有几等不同。”美娘道：“从良有甚不同之处？”刘四妈道：“有个真从良，有个假从良。有个苦从良，有个乐从良。有个趁好的从良，有个没奈何的从良。有个了从良，有个不了的从良。我儿耐心听我分说。如何叫做真从良？大凡才子必须佳人，佳人必须才子，方成佳配。然而好事多磨，往往求之不得。幸然两下相逢，你贪我爱，割舍不下。一个愿讨，一个愿嫁。好象捉对的蚕蛾，死也不放。这个谓之真从良。怎么叫做假从良？有等子弟爱着

小娘，小娘却不爱那子弟。本心不愿嫁他，只把个嫁字儿哄他心热，撒漫银钱^[88]。比及成交^[89]，却又推故不就。又有一等痴心的子弟，晓得小娘心肠不对他，偏要娶他回去。拚着一主大钱，动了妈儿的火^[90]，不怕小娘不肯。勉强进门，心中不顺，故意不守家规。小则撒泼放肆，大则公然偷汉。人家容留不得，多则一年，少则半载，依旧放他出来，为娼接客。把从良二字，只当个撰钱的题目^[91]。这个谓之假从良。如何叫做苦从良？一般样子弟爱小娘，小娘不爱那子弟，却被他以势凌之。妈儿惧祸，已自许了。做小娘的，身不由主，含泪而行。一入侯门，如海之深^[92]，家法又严，抬头不得。半妾半婢，忍死度日。这个谓之苦从良。如何叫做乐从良？做小娘的，正当择人之际，偶然相交个子弟。见他情性温和，家道富足，又且大娘子乐善，无男无女，指望他日过门，与他生育，就有主母之分^[93]。以此嫁他，图个日前安逸，日后出身^[94]。这个谓之乐从良。如何叫做趁好的从良？做小娘的，风花雪月，受用已勾，趁这盛名之下，求之者众，任我拣择个十分满意的嫁他，急流勇退，及早回头，不致受人怠慢。这个谓之趁好的从良。如何叫做没奈何的从良？做小娘的，原无从良之意，或因官司逼迫，或因强横欺瞒，又或因债负太多，将来赔偿不起，憋口气，不论好歹，得嫁便嫁，买静求安，藏身之法，这谓之没奈何的从良。如何叫做做了从良？小娘半老之际，风波历尽，刚好遇个老成的孤老^[95]，两个志同道合，收绳卷索^[96]，白头到老，这个谓之了从良。如何叫做不了的从良？一般你贪我爱，火热的跟他，却是一时之兴，没有个长算。或者尊长不容，或者大娘妒忌，闹了几场，发回妈家，追取原价。又有个家道凋零，养他不活，苦守不过，依旧出来赶趁^[97]，这谓之不

了的从良。”美娘道：“如今奴家要从良，还是怎地好？”刘四妈道：“我儿，老身教你个万全之策。”美娘道：“若蒙教导，死不忘恩。”刘四妈道：“从良一事，入门为净。况且你身子已被人捉弄过了，就是今夜嫁人，叫不得个黄花女儿^[98]。千错万错，不该落于此地。这就是你命中所招了。做娘的费了一片心机，若不帮他几年，趁过千把银子，怎肯放你出门？还有一件，你便要从良，也须拣个好主儿。这些臭嘴臭脸的，难道就跟他不成？你如今一个客也不接，晓得那个该从，那个不该从？假如你执意不肯接客，做娘的没奈何，寻个肯出钱的主儿，卖你去做妾，这也叫做从良。那主儿或是年老的，或是貌丑的，或是一字不识的村牛^[99]，你却不肮脏了一世！比着把你抖在水里，还有扑通的一声响，讨得傍人叫一声可惜。依着老身愚见，还是俯从人愿，凭着做娘的接客。似你恁般才貌，等闲的料也不敢相扳^[100]。无非是王孙公子，贵客豪门，也不辱莫了你一生^[101]。风花雪月，趁着年少受用，二来作成妈儿起个家事，三来使自己也积趲些私房，免得日后求人。过了十年五载，遇个知心着意的，说得来，话得着，那时老身与你做媒，好模好样的嫁去，做娘的也放得你下了。可不两得其便？”美娘听说，微笑而不言。刘四妈已知美娘心中活动了，便道：“老身句句是好话。你依着老身的话时，后来还当感激我哩。”说罢，起身。王九妈立在楼门之外，一句句都听得。美娘送刘四妈出房门，劈面撞着了九妈，满面羞惭，缩身进去。王九妈随着刘四妈，再到前楼坐下。刘四妈道：“侄女十分执意，被老身右说左说，一块硬铁看看溶做热汁。你如今快快寻个覆帐的主儿^[102]，他必然肯就。那时做妹子的再来贺喜。”王九妈连连称谢。是日备饭相待，尽醉而别。后来西湖上子

弟们又有只《挂枝儿》，单说那刘四妈说词一节：

刘四妈，你的嘴舌儿好不利害！便是女随何，
雌陆贾，不信有这大才！说着长，道着短，全
没些破败。就是醉梦中，被你说得醒；就是聪
明的，被你说得呆。好个烈性的姑娘，也被你
说得他心地改。

再说王美娘才听了刘四妈一席话儿，思之有理。以后有
客求见，欣然相接。覆帐之后，宾客如市。捱三顶五^[103]，
不得空闲，声价愈重。每一晚白银十两，兀自你争我夺^[104]。
王九妈赚了若干钱钞，欢喜无限。美娘也留心要拣个知心着
意的，急切难得。正是：

易求无价宝，难得有情郎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临安城清波门外，有个开油店的朱十
老，三年前过继一个小厮^[105]，也是汴京逃难来的，姓秦名
重，母亲早丧，父亲秦良，十三岁上将他卖了，自己在上天竺
去做香火^[106]。朱十老因年老无嗣^[107]，又新死了妈妈，把秦
重做亲子看成^[108]，改名朱重，在店中学做卖油生意。初时
父子坐店甚好。后因十老得了腰痛的病，十眠九坐^[109]，劳
碌不得，另招个伙计，叫做邢权，在店相帮。光阴似箭，不
觉四年有余。朱重长成一十七岁，生得一表人才，虽然已
冠^[110]，尚未娶妻。那朱十老家有个侍女，叫做兰花，年已二
十之外，存心看上了朱小官人，几遍的倒下钩子去勾搭他。
谁知朱重是个老实人，又且兰花醜陋丑陋，朱重也看不上
眼。以此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。那兰花见勾搭朱小官人不
上，别寻主顾，就去勾搭那伙计邢权。邢权是望四之人^[111]，
没有老婆，一拍就上。两个暗地偷情，不止一次。反怪朱小
官人碍眼，思量寻事赶他出门。邢权与兰花两个，里应外

合，使心设计。兰花便在朱十老面前，假意撇清说^[112]：“小官人几番调戏，好不老实！”朱十老平时与兰花也有一手，未免有拈酸之意^[113]。邢权又将店中卖下的银子藏过，在朱十老面前说道：“朱小官在外赌博，不长进，柜里银子，几次短少，都是他偷去了。”初次朱十老还不信，接连几次，朱十老年老糊涂，没有主意，就唤朱重过来，责骂了一场。朱重是个聪明的孩子，已知邢权与兰花的计较^[114]，欲待分辨，惹起是非不小。万一老者不听，枉做恶人。心生一计，对朱十老说道：“店中生意淡薄，不消得二人。如今让邢主管坐店，孩儿情愿挑担子出去卖油。卖得多少，每日纳还，可不是两重生意？”朱十老心下也有许可之意。又被邢权说道：“他不是要挑担出去，几年上偷银子做私房，身边积趸有余了，又怪你不与他定亲，心下怨怅，不愿在此相帮，要讨个出场，自去娶老婆，做人家去。”朱十老叹口气道：“我把他做亲儿看成，他却如此歹意！皇天不佑！罢，罢，不是自身骨血，到底粘连不上，由他去罢！”遂将三两银子，把与朱重，打发出门。寒夏衣服和被窝都教他拿去。这也是朱十老好处。朱重料他不肯收留，拜了四拜，大哭而别。正是：

孝已杀身因谤语^[115]，申生丧命为谗言^[116]。

亲生儿子犹如此，何怪螟蛉受枉冤^[117]。

原来秦良上天竺做香火，不曾对儿子说知。朱重出了朱十老之门，在众安桥下赁了一间小小房儿^[118]，放下被窝等件，买巨锁儿锁了门，便往长街短巷，访求父亲。连走几日，全没消息。没奈何，只得放下。在朱十老家四年，赤心忠良，并无一毫私蓄。只有临行时打发这三两银子，不勾本钱，做什么生意好？左思右量，只有油行买卖是熟闲^[119]。

这些油坊多曾与他识熟，还去挑个卖油担子，是个稳足的道路。当下置办了油担家火^[120]，剩下的银两，都交付与油坊取油。那油坊里认得朱小官是个老实好人。况且小小年纪，当初坐店，今朝挑担上街，都因那伙计挑拨他出来，心中甚是不平，有心扶持他，只拣窖清的上好净油与他^[121]，签子上又明让他些^[122]。朱重得了这些便宜，自己转卖与人，也放些宽。所以他的油比别人分外容易出脱。每日所赚的利息，又且俭吃俭用，积下东西来，置办些日用家业，及身上衣服之类，并无妄废^[123]。心中只有一件事未了，牵挂着父亲，思想：“向来叫做朱重，谁知我是姓秦！倘或父亲来寻访之时，也没有个因由。”遂复姓为秦。说话的，假如上一等人，有前程的，要复本姓，或具劄子奏过朝廷^[124]，或关白礼部、太学、国学等衙门^[125]，将册籍改正，众所共知。一个卖油的，复姓之时，谁人晓得？他有个道理^[126]，把盛油的桶儿，一面大大写个秦字，一面写汴梁二字，将油桶做个标识，使人一览而知。以此临安市上，晓得他本姓，都呼他为秦卖油。时值二月天气，不暖不寒，秦重闻知昭庆寺僧人，要起个九昼夜功德^[127]，用油必多，遂挑了油担来寺中卖油。那些和尚们也闻知秦卖油之名，他的油比别人又好又贱，单单作成他^[128]。所以一连这九日，秦重只在昭庆寺走动。正是：

刻薄不赚钱，忠厚不折本。

这一日是第九日了。秦重在寺出脱了油，挑了空担出寺。其日天气清明，游人如蚁。秦重绕河而行。遥望十景塘桃红柳绿，湖内画船箫鼓，往来游玩，观之不足，玩之有余。走了一回，身子困倦，转到昭庆寺右边，望个宽处，将担子放下，坐在一块石上歇脚。近侧有个人家，面湖而住，

金漆篱门，里面朱栏内，一丛细竹。未知堂室何如？先见门庭清整。只见里面三四个戴巾的从内而出^[129]，一个女娘后面相送。到了门首，两下把手一拱，说声请了，那女娘竟进去了。秦重定睛观之，此女容颜娇丽，体态轻盈，目所未睹，准准的呆了半晌，身子都酥麻了。他原是个老实小官，不知有烟花行径，心中疑惑，正不知是什么人家。方在疑思之际，只见门内又走出个中年的妈妈，同着一个垂发的丫头，倚门闲看。那妈妈一眼瞧着油担，便道：“阿呀！方才我家无油，正好有油担子在这里，何不与他买些？”那丫环同那妈妈出来，走到油担子边，叫声：“卖油的！”秦重方才听见，回言道：“没有油了！妈妈要用油时，明日送来。”那丫环也认得几个字，看见油桶上写个秦字，就对妈妈道：“卖油的姓秦。”妈妈也听得人闲讲，有个秦卖油，做生意甚是忠厚。遂分付秦重道：“我家每日要油用，你肯挑来时，与你做个主顾。”秦重道：“承妈妈作成，不敢有误。”那妈妈与丫环进去了。秦重心中想道：“这妈妈不知是那女娘的什么人？我每日到他家卖油，莫说赚他利息，图个饱看那女娘一回，也是前生福分。”正欲挑担起身，只见两个轿夫，抬着一顶青绢幔的轿子，后边跟着两个小厮，飞也似跑来。到了其家门首，歇下轿子。那小厮走进里面去了。秦重道：“却又作怪！着他接什么人？”少顷之间，只见两个丫环，一个捧着猩红的毡包，一个拿着湘妃竹攒花的拜匣^[130]，都交付与轿夫，放在轿座之下。那两个小厮手中，一个抱着琴囊，一个捧着几个手卷^[131]，腕上挂碧玉箫一枝，跟着起初的女娘出来。女娘上了轿，轿夫抬起望旧路而去。丫环小厮，俱随轿步行。秦重又得亲炙一番^[132]，心中愈加疑惑。挑了油担子，洋洋的去^[133]。